

社区门口有个煎饼摊。一人、一车、一炉、一桶杂粮糊和鸡蛋、香菜等，还多把扫帚，每早6点准时开张，国庆长假亦然。摊主是个小伙子，一脸憨厚，他做生意不喧、不嚷、不温、不火，有时会说出“靠这摊养家糊口”的豪言壮语”。看他均匀上浆，撒香菜磕鸡蛋抹酱，中间放薄薄酥饼，然后一切两截装袋，动作流畅娴熟，一气呵成，2分钟就让一个阿拉上海人吃上了“山东煎饼”。

想起电影《红日》里，解放军战士一手拿煎饼，一手拿大葱的情景，山东煎饼给人“红色食品”的印象。时隔半个世纪吃上了真正的山东煎饼。但那小伙子说了，现在“沪版”的山东煎饼已有改进，没了大葱加了鸡蛋、香菜以适合海派口味。所以他的摊位前总有人站着等新出炉煎饼。7点半前是步履匆匆的上班族，之后是带孙儿孙女的老头老大，9点半他才收摊。撤摊时还用扫帚扫一下自己的“地盘”，所以他的煎饼摊一放就是两年。

这一年里，他的煎饼价格从一块八涨到二块，而每天的生意依旧。只是等候时，有人会调

煎饼摊王是小伙

陈茂生

侃他“门槛精”，“乱涨价”。他一般笑而不答，有时也毫不含糊发出如“连CPI都上涨了，香菜、鸡蛋比以前贵好多……”的申辩。小白领听了觉得此人“不可貌相”，大妈大伯听了连连点头说，“是啊是啊，这孩子实在”，他的“涨价”便得到认可。因为常听做股票的顾客等煎饼时“谈股论金”；他也一脸认真地问：“一千块钱能不能进股市？能不能买基金？”不久他又有了心得，说炒股票和卖煎饼，理出一门；炒股票要看“空”，做煎饼要做“多”，理论联系起实际。以后又发现，他在保险摊上问“外地人好买保险吗？”

时间长了，知道小伙子来自江苏某山区，和山东还不太“搭界”。如何学会这个手艺？他淡淡一笑说，“要吃饭啊”，让人感觉有很多艰辛。但说起周围的建设他却头头是道：哪里主干道、哪里文化中心，知道得清清楚楚。说罢他会叹口气道：“等全部造好，我这个摊子不知道会被赶到哪里？”满口的苍凉。后来知道，小伙子原本在附近工地打工，一次突发的事故，使没有合同没有保险的他差点命没，最后瘸了一条腿，但也没了工作。工友们用旧材料给他打起这么个摊位。

又到了年底老兵退伍的时候了。一晃，我退伍已18年了。

1989年的初冬。

那天，当指导员宣读完退伍命令后，队列中的我们虽然早有思想准备，但听到退伍命令，心中又汹涌起来。《军歌》声中，指导员端着纯白的瓷盘，走到我们每个人面前，代表部队收回警徽、领花和警衔标志。指导员来到我面前，我“啪”地一声，两脚跟并拢，抬手给他敬了最后一个军礼，颤抖着手卸下了警徽领花，心头那份割舍不下难以言表。一切完毕，指导员走到队列前大声说了两个字：“解散！”别的战士应声快步散去，独有我们几个却如钉在了原处，仍挺立着，纹丝不动。

指导员似乎早有预料，他走近对我们说：“我有三句话送你们。”指导员的脸色凝重，语气缓慢：“首先请原谅，今后我再也不能像兄长那样庇护你们了。生活的坎坷与艰辛，成功与快乐，等着你们！我不能帮你们了，希望你们做得出色！”他话锋一转，又说：“还有，你们当中有神

指导员的赠言

范光耀

枪手，有省武警散打前六名，有徒手攀登8层楼只需20秒的，有一掌可击碎四块砖的……这些只属于过去。”他忽然挥手当空一劈：“从今往后，这些在部队学的，我禁止你们使用！除非你们将来从事相关的职业，或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时。当然，我不是你们的指导员了，但我用我的人格禁止你们。一旦你们破禁，不论天涯海角，我都

会找到你们！”说完，他别转身，大踏步离开。那么，他的第三句话呢？为什么没有说？

待我风尘仆仆地回到家中，

母亲卸下我的行李后，指着桌上

一封封信说：“它走得比你快。”

望着指导员刚劲的字迹，

我觉得意外，却感到格外的

亲切，拆开信看，只有一句话：

“我永远为你们而骄傲。”我想起，这应该是他那天的第三句话。

我鼻子一酸，眼窝里溢出了热泪。

我更加强烈地意识到：

这位兄长般的指导员

已经走出了我的生活——但他的赠言

会永随我一生！

刘凝之被敌人指脚上的鞋是他遗失的，刘立马脱下给他。此人后来找到了丢失的鞋，随即即将鞋送还。刘坚拒收。沈麟士也被邻居

错认鞋子。沈笑问：“是你的吗？”随即给他。不久，邻居找到了失鞋来还，沈笑问：“不是你的吗？”和颜悦色收下。嗨，古人真逗，怎么老是搞错鞋？

●鞋不鞋无所谓，这是在用两人的态度来区分修养的高下。修养如果有信仰打底，就会更了不得了。古时候有个女孩未婚先孕，男朋友逃之夭夭。面对拷问，慌乱中，她谎称是父亲最敬重的白隐禅师干的。父亲气得丧失了理智。白隐禅师呢，他不仅忍受痛打，还默默将孩子收下，在众人的耻笑和辱骂中抚养着孩子。几年后，避风头的男朋友回来，与女孩一起向白隐禅师忏悔请罪。受尽常人难以忍受的屈辱和辛苦的白隐禅师只是淡然一笑，问：“是你们的孩子吗？那就抱回去吧。好好待他呵！”如何？易冲动的你听了有何感想？



▲刘凝之被敌人指脚上的鞋是他遗失的，刘立马脱下给他。此人后来找到了丢失的鞋，随即即将鞋送还。刘坚拒收。沈麟士也被邻居

错认鞋子。沈笑问：“是你的吗？”随即给他。不久，邻居找到了失鞋来还，沈笑问：“不是你的吗？”和颜悦色收下。嗨，古人真逗，怎么老是搞错鞋？

●鞋不鞋无所谓，这是在用两人的态度来区分修养的高下。修养如果有信仰打底，就会更了不得了。古时候有个女孩未婚先孕，男朋友逃之夭夭。面对拷问，慌乱中，她谎称是父亲最敬重的白隐禅师干的。父亲气得丧失了理智。白隐禅师呢，他不仅忍受痛打，还默默将孩子收下，在众人的耻笑和辱骂中抚养着孩子。几年后，避风头的男朋友回来，与女孩一起向白隐禅师忏悔请罪。受尽常人难以忍受的屈辱和辛苦的白隐禅师只是淡然一笑，问：“是你们的孩子吗？那就抱回去吧。好好待他呵！”如何？易冲动的你听了有何感想？

名家妻子

王姗姗

凡尔纳处女作《气球上的五星期》一连十五次都被退稿。一气之下，他欲将手稿投入火中。他的妻子拦住他，鼓励他把手稿送到第十六家出版社试试。后来，这部作品轰动了全世界。

立志难，矢志不移更难。知其难而“撑一把”者，凡尔纳之妻也。

今宵灯谜

陶宽汝

小辈自干家务活（四字婚姻用语）昨日谜面：流水落花春去也

（《水浒传》人名二）

谜底：李云、时迁（注：别解为“李后主在说岁月变迁”；云，作“说”解。面为李煜词句）

我喜欢看新民晚报老记朱全弟打乒乓球。他的球打得有激情：扣杀时吼声如雷，失误时悔声也如雷；像马琳、陈玘他们救球，最多一场摔一跤，但朱全弟一场球要摔四五跤。他学武术出身，身子骨软，救球时像绣球一样随地一滚，从不受伤。更绝的是，他滚完后还可以立马挺起再救下一球。如果您听见乒乓房里发出雷鸣般的掌声，多半是他滚地又救得了一个球。

在上海记者中，朱打球的投入是算得上的。他和一批老记切磋球艺，令文新大楼11楼乒乓房充满了朝气。

另一位老记俞亮鑫大家都熟，但人们不知道他还是一位乒乓好手。他是朱多年的老对手。俞打球算分顶真，更看重与朱的成绩。两人一旦开战，龙争虎斗，煞是好看：朱正手发球很转，但俞反手接发球有更强的进攻性；只要俞正手大



见习生应有报酬

尹卫国

见习生应有报酬的费用应用由用人单位和政府分摊，重庆市的做法可鉴。单位的鉴定即可。许多用人单位通过刚性制度敦促用人单位支付见习生报酬。第二，支付见习生报酬，保证给予见习生一定报酬的落实需要三管齐下：首先，大学生外出跟用人单位见习，有助于用人单位对人才的了解和考察，从而正确选才、用才。但目前大学生见习的事几乎都是放任自流，学校根本不能把劳动法的规定当回事。我朋友的女儿去年从医学院毕业，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医院见习，不仅一分钱不拿，反而每月要缴纳二百元的“见习费”。见习是必要的社会实践，我们在见习期内为用人单位创造了价值和财富。然而，在就业市场竞争增多的情况下，许多地方我行我素，见习生办理工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住院医疗保险等，给见习生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住院医疗保险等，给见习生每月发五百元基本生活费，其中一百五十元由市财政补助，被单位录聘的见习生见习期间计算为工龄。我认为，这是维护大学生权益的必要举措。

重庆市拟定与用人单位共建四十个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基地，于每年九月至十二月免费开放，凡未就业的应届高校毕业生均可申请实习。规定见习单位要为见习生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住院医疗保险等，给见习生每月发五百元基本生活费，其中一百五十元由市财政补助，被单位录聘的见习生见习期间计算为工龄。我认为，这是维护大学生权益的必要举措。



情有时候并不是一帆风顺的，如果主人（尤其是病人）的话说得模糊不清，机器人是听不懂的；还有，室内光线的反射会使机器人失去方向，这时一切都得重新开始。所以还有许多研究工作要做。

由于家政机器人的研制工作比人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，研究人员暂时放弃了其中一个目标——将机器人造得尽量与人酷似。日本索尼公司正在研制的Qrio机器人只有58厘米高，7公斤重，臂和腿用微电机和微减速机驱动，手足的动作用高度复杂的电子控制装置协调。Qrio甚

至会走楼梯和跳舞，然而索尼公司停止了这一项目，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机器人耗电量太大，蓄电池的电量只能工作1小时，服务时间太短。增加蓄电池数量意味着增加机器人的体积和重量，也不是办法。于是有人想出了一个方案：不让机器人走路，而是让他们滚动，以便节能和延长机器人的服务时间。三菱电气公司实现了这一方案，研发出一个长相和米其林轮胎一样的滚动机器人，它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：看门者——有人撬窃，它会将报警信号发到主人的手机上；聊天者——家里人过生日，它会致贺词，还会聊上几句；看护者——提醒老人或病人该吃药了、该去医院就诊了。2005年圣诞节前夕，100个这样的机器人被发往世界各地需要照顾的老人和残疾人的家里。

斜线扣杀命中率高一些，朱有时就会输在他手下。朱输了，脸上有些挂不住；这俞反而会谦虚起来，连说自己“只是运道好”，但心里那份得意，是掩饰不住的。旁的老记就笑着起哄：“上头版头条！”这当然不可能。但俞要为此陶醉几天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

朱的对手，还

有两个擅长日语的老记：一个是《东方网》日语版主编章坤良，另一个是上海电视台日语主持人吴四海。

章体型壮硕，打球时好出汗。他又习惯穿背心上场，所以他打球的一方，往往地上是汗，桌上也是汗。他的汗要抓紧擦去，否则水分一蒸发，就油腻腻的，像黄豆脚爪汤。朱和章的比赛常常“来真格”，谁输了球就要请客。为此场

边加油声就更响亮。章反手扣杀姿势不怎么样，但很实用。他俩谁掏钱次数多些，一时还真说不清。但每次挥手说“今夜请大家吃饭”时，乒乓房里总是一片欢腾。

吴四海是美男子，打球姿势也漂亮。他语说得好，乒乓球也是日式的。他有个发球特

别转，据他说是梦到的灵感，这就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。这发球姿势一摆好，朱在那里就有些发怵。他俩一个是推挡狠，一个是扣杀凶，比分有输有赢、难分伯仲。吴是孝子，为了让老爸高兴，有时就开着车子带老爸看自己打球。这一点极得朱的赞赏，因为朱也是孝子。

朱还有一个老对手，是文汇出版社的祁龙弟。祁进过少体校，有童子功，打球

中规中矩，不见漏洞。朱就是不服帖，见了祁就要挑战。祁慢性子，球稳，不出汗；朱却是又跳又叫，急汗如雨。有时祁放高球，朱跳起搏杀，连续十几板，杀声震天，观者大呼过瘾，笑说：世界比赛也不过这样。

11楼乒乓房的对面是医务室。来医务室抓药的人，都是病怏怏的。听到乒乓房里传出杀声，往往都脸色一紧，伸头往里面看，一见那些老记生龙活虎，不免羡慕死。两相对照，乒乓球的旗帜就高扬起来。现在，晚报老记翁思再、陈正宝、郭新洋、黄永顺、方毓强，文汇报的刘文虎、徐雪飞、潘志兴，《新民周刊》的孙永皋、《新读写》的冯扬天……都成了乒乓房常客。前些天晚报举行乒乓大赛，男男女女，在这打得可热闹咧！



11楼的笑声

彭瑞高

来打球的都是些业余爱好者，打球姿势也各不相同。有的打球时身体重心不稳，容易摔倒；有的打球时用力过猛，容易撞伤别人；有的打球时用力过猛，容易撞伤自己。但不管怎样，只要他们打球时能够遵守规则，尊重对手，就能够享受到打球的乐趣。